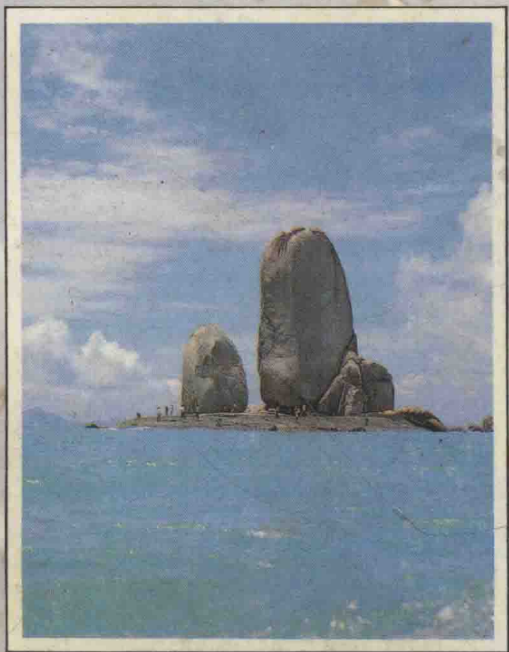


海恋

冯秉瑞 著



海风出版社

海恋

冯秉瑞
著



(闽)新登字 011 号

海 恋

冯秉瑞著

*

海风出版社出版

(福州鼓东路 187 号)

福州市鼓楼印刷精装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5.5 印张 110 千字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书号:ISBN7-80597-10

6-4H.13 定价:6.00 元

海 恋

冯秉瑞 著

海 风 出 版 社

序

章 武

一叠稿笺，象洁白的风帆，载我驶向蔚蓝色的海洋。

海上，有潮涨汐降，日出月落；有弥天大雾，也有射穿雾幕的灯塔；有石斑鱼、梭子蟹和会唱歌的黄鱼；有古老的传说，也有人世间的悲观离合……这一切，都带着浓浓的咸腥味扑面而来。

16年前，作为《福建文学》的一名编辑，当我从来稿中发现《牛山岛纪行》一文时，立即被深深地吸引住了。福建省有长达三千多公里的海岸线，海坛岛是全国第五大岛，但是真正熟悉海洋，擅长写海的作家却寥若晨星。于是我记住了平潭县报道组冯秉瑞这个陌生的名字。凭直感，我觉得他是一个弄潮儿，他那质朴的文笔犹如貌不惊人的蚌壳，正蕴藏着许多珍贵的珍珠。

不久，我前往平潭采访打捞日本沉船阿波丸的海上工地。我特意拜访他，不料他出差外出，缘客一面。但尽管如此，我却第一次发现他家乡的岛屿和海洋是那样美丽、神奇和富有。我极为羡慕。大海，蔚蓝色的摇篮，古今中外，你孕

育了多少杰出的作家！

等到我结识冯秉瑞时，他已调到省台办工作。他身材瘦削，肤色黧黑，热情、豪爽的谈吐，微微抬起下颏眯起双眼眺望远处的神态，不由不使我想起船老舨凝视海平线时的形象。

果然，他祖宗十八代全是道道地地的渔民。他属狗，1934年出生，从小便在海水中泡大——据他说，一泡就是四、五个小时！五、六岁开始，他便跟小伙伴们讨小海，钓石斑鱼，抓章鱼，用铁钩子钩小蟹。他祖祖辈辈全是文盲，父亲穷到跟祖母轮流穿一条外裤出门。他父亲年轻时曾发誓：以后有钱讨老婆生孩子时一定要送孩子上学。他十六岁那年小学毕业后在家当渔民，不久海岛插上了五星红旗。于是，休学一年的他又有机会上初中进林业中专。此后边工作边参加函授学习，终于获得了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本科毕业文凭。他实现了他父亲的夙愿，成为这个渔民世家第一位大学生。

在平潭，他先是当中学教师，而后一身三职，既是县文化局副局长兼闽剧团编剧，又是县报道组组长兼县报总编，此外，还是实际上的县委秘书班子中的“主笔”。其繁忙辛苦之状可想而知。但尽管如此，他却象一位不知满足勇于冒险的船老舨驾舟闯入了另一片陌生的海域，这便是令人心醉神迷的散文天地。

他宵衣旰食，挑灯夜战。正当他一篇篇散文以其特有的蔚蓝色开始引人注目之际，他却又象潜水艇一样突然从海

面上消失了。整整四年时间，报刊上再也见不到他的片言只语。“散文之乡”少了一名有潜力的作者，固然令人遗憾，但与此同时，令人欣慰的是，福建省新兴的旅游业中却又异军突起，作为全国第一家台湾饭店的总经理，他为海峡两岸的来往铺路搭桥。

也许，创造生活远比表现生活来劲。整整四年时间，他目不斜视，全力以赴，主持了饭店从设计、筹建到开张、营运的全过程。他为海峡两岸探亲大潮的到来开拓道路，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呼号奔走。他沉浸在创业的甜酸苦辣之中，却未曾意识到这正为他创作上的第二次高潮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1988年初，省作家企业家联谊会成立。他以作家和企业家的双栖身份被推举为联谊会的理事兼副秘书长。一向办事认真的他，极力把台湾饭店办成闽台港澳之间文化交流的一个阵地。在他那富有宝岛情调的澎湖中餐厅和西门町歌舞厅里，先后举行了海峡两岸诗人节诗歌朗诵会、电视专题片《血缘》暨海峡题材创作研讨会……

就在这时，缪斯女神又悄悄地回到了他的身边。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压抑了四年之久的创作灵感突然间象山洪暴发，且一发不可收拾。不到半年时间，十几篇散文源源不绝流自他的笔端，他那题材更为广阔、文笔更为洒脱的作品又重新在文坛上引人注目。

这是大海儿子献给大海母亲的一颗拳拳之心；这是炎黄子孙唱给祖国大地的一曲苦恋之歌；这是改革、开放时代

大潮中一位弄潮儿心路历程的真实记录。收在本书中的头两辑作品《海峡情思》和《岚岛拾贝》，或叙述海峡两岸亲人聚散离合的悲喜剧，于娓娓道来之间令人怆然涕下；或回忆故乡平潭岛的风物，寓一片深情于五光十色的画卷之中。实地实景，真人真事，加上质朴的文笔，使他笔下的篇章形成了真切、自然的艺术特色。

1989年春，冯秉瑞有幸参加赴泰国探亲旅游团，第一次跨出国门，又从暹罗湾湛蓝的大海深处采回一大把明丽的珍珠。“大珠小珠落玉盘”，便有了收在本书中的第三辑作品——系列散文《暹罗采珠》。

展读本辑作品，我觉得作者仿佛是一位热情洋溢、训练有素的导游员，以其轻捷的步履，敏锐的目光，洒脱自然的风度，简洁明快的语言，带领读者坐游泰国江山，于峰回路转、移步换形之中，徐徐展开一轴富有异国情调和热带色彩的风景画和风俗画的长卷。画中，有佛国金碧辉煌的塔影，水乡扑朔迷离的街市；有暹罗湾的阳光、芭堤雅的月色和曼谷街头五光十色的夜生活；有人鳄戏斗的惊险镜头和人妖歌舞的奇异场景……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位旅游业的行家，作者笔下更有对泰国旅游文化，包括酒店管理、园林建筑、饮食烹调、娱乐设施、节日活动以及种种民情风俗精细入微的考察和卓尔不群的见解。在他那娓娓动人的叙说中，有真诚、热烈的赞叹，也有冷静的分析、严肃的思考。

这是一辑文学性、知识性、趣味性兼具，认识价值和审

美价值并重的散文，一辑既使人开拓眼界又使人赏心悦目的散文，一辑富有魅力的散文。

当然，无庸讳言，秉瑞同志的散文作品远未尽善尽美。一些篇章似乎给人以行文仓促、意犹未尽之感。如何开掘得更深一些，提炼得更精一些，是摆在作者今后创作道路上一个重要的课题。但与此同时，我也祈望作者切莫放弃真切、自然的艺术特色。这是大海的本性，大海的原色。人工雕琢堆砌的贝雕再精美，也不如在大海中活蹦乱跳的生物更新鲜、更活泼、更有生命力。

正因为如此，我十分乐意向读者推荐冯秉瑞同志的这本散文集《海恋》。是为序。

1989年夏初稿

1996年春改定

（本文作者系福建省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知名散文家）

目 录

序.....	章武(1)
--------	-------

第一辑 海峡情思

回娘家.....	(3)
等她,等他	(7)
复婚	(11)
相思岛	(14)
海峡情	(17)
相逢一笑泯恩仇	(23)
一对台鸽传归情	(27)
海峡鸿雁	(31)
梦萦马祖岛	(33)
游奉化溪口记	(36)

第二辑 岚岛拾贝

东海明珠	(45)
石帆赋	(49)
牛山岛纪行	(53)
听黄鱼唱歌	(58)
访石斑鱼之乡	(62)

东海捕蚱	(65)
鲎的赞歌	(69)
海鸳鸯	(71)
平潭水仙赞	(76)
漫说平潭贝雕	(79)

第三辑 暹罗采珠

湄南河揽胜	(85)
佛光普照暹罗湾	(90)
大皇宫游记	(94)
玉佛寺里瞻玉佛	(97)
夜拜四面佛	(100)
古城掠影	(103)
曼谷路边买“佛”记	(107)
暹罗湾的诱惑	(110)
珊瑚岛探美	(113)
芭堤雅夜色	(115)
芭堤雅人妖	(118)
伴照泰女	(121)
泰国旅游文化巡礼	(124)
大象表演奇观	(130)
北挽鳄鱼潭趣游	(134)
在曼谷观蛇鼠斗	(138)
曼谷皇宫酒店小记	(142)

饮食文化在泰国.....	(145)
泰国民俗风情拾翠.....	(151)
鲜花世界.....	(157)
跋.....	(161)

第一輯

海峽情思

回 娘 家

我不是女儿身，无法品尝女儿回娘家的喜悦滋味，但近些年来，却因工作关系，耳闻目睹了许多回娘家者的欢愉场面和感人故事。

流入我儿时梦中的的是大姐出嫁三朝回门的欢乐情景。我家素来贫穷，经常过着“三块薯片一碗汤”的苦日子。旧社会穷人无大女，大姐不满十七岁就要出嫁了。听媒婆说，嫁的是邻村一户富裕人家，对象是一位诚实而又魁伟的好后生。按理大姐该很惬意才是。可我记得，大姐在临近出嫁那几日，整天双眉紧锁，满脸愁云，似有一腔心绪。到了出嫁那天下午，更是愁肠百结，久久抱着母亲双膝号哭不止。母亲也陪她落了许多辛酸泪。还是父亲心肠硬，强拉着大姐上花轿。花轿抬走好远，我还听到大姐的呜呜啼哭声。候到婚后三日回娘家时，大姐却欢天喜地，有说有笑，同婚前判若两人。

我开头闷闷不乐，不知大姐何故这样。后来渐渐明白，“金铺银铺，不如娘家草铺”。这正是：

女儿喜，夫家富足人和美；

女儿乐，郎君英俊知冷热；

千般喜，万般乐，比不过——

女儿回娘家的甜蜜和喜乐。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直到1987年12月13日，在新开张的台湾饭店豪华大堂里，我又看到了女儿回娘家的另一番悲欢情景。

那位母亲是福州郊区的，已是耄耋之年了，可一大早，她就伫立在饭店大堂的大铜柱旁，朝着大门口凝望着。

女儿今天从台湾来。她年近花甲，双鬓染霜。只见她一从“的士”下来，就连奔带跑冲向大堂铜柱旁久等的母亲。

“娘，娘！女儿今天终于回来了。女儿好想您呀，娘……”她，紧紧地拥抱着母亲的双肩，泣不成声。

“命，你回来了就好。娘盼女儿，盼呀盼的，两片‘目睛仁’都盼掉出来了。”她，伸出颤抖抖的双手，轻轻地抚摸着女儿的油光头发和丰腴脸腮。

“娘，女儿命好苦哇，人家女儿出嫁三朝回门。可女儿出嫁已三十九个春秋了，今天才第一次回娘家。”

我站在围观者的人群中，不知不觉眼睛潮湿了。真可惜当时手中没带照相机，没能摄下这一幕母女久别重逢的悲喜剧。

1988年2月16日，正是中国兔年除夕。许多住店宾客都纷纷退房回老家过年去了。可这时，却有四位台湾女大学生来台湾饭店下榻。作为饭店总经理，我陪同她们在澎湖中餐厅吃年夜饭。

刚入席，这四位如花似玉的台湾姑娘很有些羞涩、拘谨。待到几道菜入口，几杯酒下肚，这才渐渐活跃起来。宾

主双方相互举杯，说说笑笑，就象一家人围炉吃大年团圆饭，亲密而欢愉。

席间，我说：“你们来祖国大陆旅游，我们非常欢迎。今天能同你们一起吃年夜饭，我更是高兴。但有一点我不大明白，你们为什么不等过了年再来大陆旅游？”

一句话，问得她们四个人都大笑起来。

那位长发披肩的蔡小姐，用她那近似朗诵的甜润嗓子回答：“我们都已虚长十七、八春，可年年岁岁都在台湾度过。近几年我们常常渴想：那一天能紧紧拥抱梦中的祖国？那一天能抚摸长城的古墙，那一天能踩踏长安的老街，那一天能登临泰山的顶峰，那一天能观看黄河的波涌？自然，更是日日盼望着，那一天能回娘家过年？”

“回娘家过年？”我听了心里微微一震，不禁暗暗称奇。

“怎么？我讲的不是吗？”蔡小姐见我发呆，补充道：“您别看我们是在台湾出生长大，可祖籍都在祖国大陆。大陆是台湾的母亲，是我们的娘家，嘻嘻嘻……”

人同此理，理同此情。谁能说他们讲的不是呢？

我曾以为，在台湾，也许老年人怀古思乡心切，青年人就不一定了。大陆只不过出现在他们的历史地理考卷里，能有多少感情呢？可今夕蔡小姐的一席话，教我认识到，台湾青年人的怀念祖国母亲之情，不但真挚，强烈，而且更富浪漫色彩。

近日，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看到莆田市台湾事务办公室的一份简报。当简报中的“台湾妈祖回娘家”几个字，跃然跳